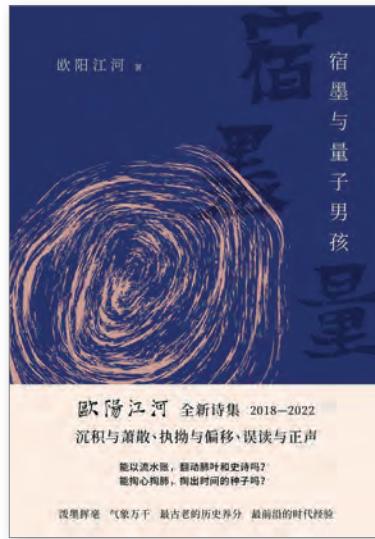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昔影难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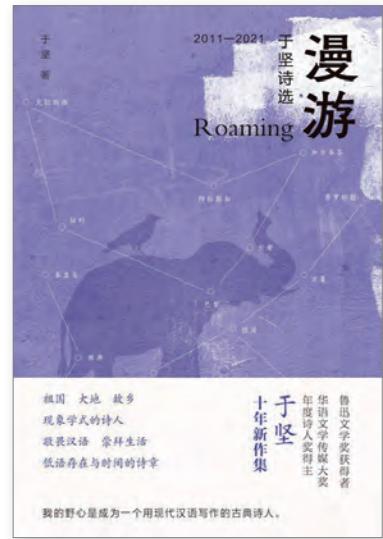
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诗歌。但一些共通的东西，比如自然界的基本元素，比如人的基本感情，是永恒不变的。并且，渴求愈热烈，呐喊愈响亮。

于是，我们很难不去追忆上世纪80年代。以顾城、海子、北岛为代表的诗人们，在一个充满改变和未知的世界，将理想和使命都投射进了诗歌里。

人近古稀的于坚，至今依然怀念尚义街。“那时候，昆明尚义街六号吴文光（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，



欧阳江河，在今年出版了《宿墨与量子男孩》。



今年3月，《漫游：于坚诗选 2011—2021》出版。

作品有《流浪北京》）家的、由云南大学一些文学青年组成的文学沙龙，正处于狂热时期。我们留着长发，跳迪斯科，酗酒……在‘主动疯狂’（金斯堡语）的边缘，大多数人都穿灰色中山装的城市里，我们看起来就像疯子或逃犯。讨论诗歌，深夜步行穿过整个昆明，又在黎明的硝烟中散去。”

尔后，于坚写下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《尚义街六号》，写下了《0档案》《飞行》等作品，还出版了《诗六十首》《于坚的诗》《对一只乌鸦的命名》《便

条集》。他的《诗集与图像》《棕皮手记》，影响了当代很多诗人的创作。

身为“中国诗坛‘第三代诗歌’的领军人物之一，于坚在诗歌写作上代表了南方、昆明、口语、日常生活、反抗遮蔽、拒绝隐喻、回到事物本身、诗言体、诗歌领导生命……他的诗被反复讨论、争辩，既被视为‘口水’，亦被视为不朽的景观。

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中，尚义街六号灰飞烟灭。而退休前的于坚调入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，讲课、带研究生、创办刊物《诗与思》、创建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……他想在学生中培养“后西南联大诗人群”。

近年，于坚出版了很多散文集，也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。他还举办过摄影展览、拍摄过纪录片。

今年3月，《漫游：于坚诗选 2011—2021》出版。

67岁的欧阳江河，也在今年出版了《宿墨与量子男孩》（收录了



右图：骆一禾。

